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六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於是舉行八月己未詔書惇始除喪故也舊録云以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言惇彊買民田不法故有是命新録因之按安世等所言不止為惇彊買民田其曲折已具章疏初有服闋與宮觀指揮安世又論其不當而朝廷訖莫從也

戊戌西蕃鄂特凌古并溫錫沁下大小首領順律覺依等補職名支請各有差以進奉到闕推恩也

庚子遼國遣使奉國軍節度使耶律常副使中大夫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史善利來賀興龍節

辛丑夏國遣使賀興龍節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近準樞密院録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楊永節為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聖旨依高

陽關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檢會元祐編敕諸武臣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元是軍班換授并見任管軍或充緣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並不觧官其乞觧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觧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恤小官非俸禄無以為養不得已而未之改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既陞朝禄既足以為養而緣邊任使亦不觧官其乞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

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奪服唯狄詠是狄青之子帥臣為之奏請特許解官當今緣邊無異内地帥臣遭喪者無不解官自餘將領寄任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其才則方今武臣常患貧多豈至無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内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緣邊恤之若以解官為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從征役豈可仕至陞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

喪臣愚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繫沿邊任使並解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即許本路奏留繫自朝廷指揮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緩急藉才亦不失金革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修立貼黃臣竊以奪服之禮本非古法祖宗時文武官尚少故因襲前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久吏員益多宜使人知禮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宣力則奪其喪服無所不可壬子京東路轉運司言準朝旨本路清河與江淅淮南

諸路相通舟楫往来般運物貨因徐州吕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水手牛驢縴户盤剥人等百般邀阻損壊舟船致客人不行已奉旨差知常州晉陵縣事趙竦及於本路選差齊州通判朝請郎滕希靖同詣徐州吕梁百步兩洪相度打量地勢高下穿鑿作井别無阻礙實可開修月河石堤上下閘開閉通放舟船及約度到人工料次所費官錢米豆經久利便及欲乞於本路不拘常制踏逐使臣差二員專切監勒兵夫人匠等興修及乞

存留趙竦與滕希靖同共提舉點檢從之内合用兵夫除本路團結修河兵夫不差外令本司剗刷合用役兵應副不足即行和雇仍專差趙竦滕希靖管勾開修令京東路轉運司并徐州應副新本削去

癸丑禮部言據大樂正葉防狀近准敕來年正月一日御殿令再定到威加四海之舞化成天下之舞儀式協律郎陳沂看詳别無未盡欲依所請從之

甲寅詔減鄜延等路戍兵節次歸營先是夏人逆命陜

西諸路奏乞添屯今已通貢故有是命　三省樞密院言昨令都提舉修河司從長擇一順快處回河差夫八萬和雇二萬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壮外都水丞司檢計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萬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夫七萬四千四百五十六人兩項共計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四人令都水監丞李君貺等檢計裁減到共十九萬四千九十八人詔令修河司且開減水河其差夫八萬人於數内減作四萬人充修河工役於李君貺

等裁定差夫內共減作一十萬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擘
役使餘依前降指揮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聞河爲朔
方之患甚矣不可不治也東流之利人人皆知之朝廷
審其如此乃議修復孫村故道令三變而功無所見徒
以疑民心耗國力殆非計也夫河事正如邊事在熟計
利害而爲一定之論必信而力行之豈有分數之漸乎
朝廷能信東流之利則斷以不疑極國力成之而無憚
是暫勞永逸也如以此勞民傷財當緩之以歲月從容

閑暇儲用計工俟其有餘而一日成之是人逸功倍也於斯二者審擇其一在為與不為爾豈容姑息之計於其間哉今乃省人功物力以為減水河幸其洪流之入亦已玩矣河之大勢北傾悍而不可制其所分之水固不能多水既不多流漸平緩平緩之流終成淤澱淤澱既積遂至斷流若淤斷故道遂失東流之利是自廢長久之策也若不為減水則故道依舊終有回河之期若為減水則故道必廢更無回河之計利害如此甚易見

也或謂漲水之時亦須流行故道設不為減水亦須淤澱不可一年二年計之必於當年為之則可矣是不然蓋漲水之来不過三二分有計時而斷流當水涸之時稍加濬治即故道猶在分水之来雖少亦須四五分或至五六分常流而不絕直至淤平乃斷分數愈深更不可以施功濬治故道豈復得存耶又謂河勢近年卧東故可為東流若或背去不可復為矣此說誠為有所取然一二年間未必便至於此但歆得一二年間人力國

用既已有餘便可為之臣以謂河流所以東卧者必中流之西稍緩其下已積泥沙河底漸高也久之河底益高水勢無復能西矣臣愚欲乞罷修減水河以存朝廷將來之利不重朔方今日之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面諭大臣極理講議如保得終不害於回河即聽為之如無必然之説幸用臣言早賜施行貼黄方今正是農時未得春澤興此大役勞民動衆以奸陰陽之和恐致旱沴議如可罷即乞速降指揮　三省言六曹學士院臺

省寺監官每有衆議隨事申乞支錢雖臨時多寡不一緣無限數未有定式今參酌修立每員二貫至一貫所有逐處其支料次錢指揮更不施行餘並從舊制從之

新本削去

尚書省言在京吏人有過會恩者原免之外不計輕重別無誡勵今欲吏人有過會恩事理稍重者仍上簿從之　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近論奏事以方今商旅不行國家財用匱乏乞講求祖宗之法通商廣財又以省罷吏員太刻滯事廢職人情不安但務苟且乞

先省事省官如未暇為之且守四分減一分之法以期久遠之効諸已議而未行者一切罷之又以按此下原本錯簡接寫命使獲薄禄云云今校正裁減浮費所細碎苛急甚損國體集怨於下有害政事乞罷所差官宋肇以其事委户部結絶又以舉人習經義者少習詩賦者多乞更不各取五分只以入試人數用解額考校合格之人此數事者臣採之公論利害灼然方敢上之朝廷以補聖政萬一竊思陛下聰明洞照中外敬仰人情事體無所不知必以臣

言為是竊恐大臣各懷私見以惑聖聽伏望侯進呈日
斷在必行庶使治道清明人心慰悅事非小補願留宸
念貼黃其裁減浮費所差官宋肇奔競小人不識大體
游歷權貴之門諂媚迎合為事以此大臣中頗有喜之
者伏乞速賜指揮罷免仍不與推恩伏望宣諭其省吏
事已著令施行者已不可改其見取索到而未曾施行
者乞一切罷去（蘇乞通商廣財在六月七日論科舉不限五分附六月末此奏劾宋肇據密疏在十二月十八日今從密疏）
龍圖閣直學士中散大夫知河陽陳

安石為左中散大夫依前職知鄧州殿中侍御史孫升言臣聞壯而仕老而休者古今之通義七十引老而去者禮法之常經所以明止足之分厚廉退之節也其或身繫天下安危德與朝廷輕重仕不得謝禮益有加者非可以為常也伏見龍圖閣直學士新知鄧州陳安石年七十有九無功於國無德在民歴仕以来蔑聞政迹而為河東轉運使日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生靈昨在吏部精力已耗日惟昏瞶衆所指笑出帥永興

亦以昏老為言事者所議今加數年有退無進而不知止足貪冒無恥坐尸厚禄屢易近藩名德不聞功業無有而恩禄所加如此何以砥礪搢紳崇貴廉恥乎伏望聖慈詳察與一宫觀差遣庶幾朝士大夫稍知止足之義務崇廉退之節安石尋改鄭州久之乃以提舉崇福宫卒五年二月一日自河陽改鄭州紹聖元年正月乃以崇福宫卒安石傳云自鄭州請崇福不得其時

右朝請大夫倉部郎中張安上權知齊州朝散大夫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范子諒為右朝散大夫倉部

郎中

乙卯知樞密院事孫固門下侍郎劉摯尚書左丞韓忠彦言臣伏見故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在仁宗朝文學行義名重一時經術博深議論堅正以扶持名教為已任嘗與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材士風丕變故至今論學校者稱慶歷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枉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别邪正嫉惡太明以此忤權貴取怒擠逐傾陷至其死猶不已天下皆寃之其後誣謗

雖已明而歴年浸久無復為言之者今聞其子編於民籍略無生業日有饑寒之苦士議歎惜以為聖朝尚賢不應使名臣之後零落至於此極也臣等不勝拳拳欲望聖慈特詔有司録介之後以子若孫一人賜以一命使獲薄禄不墜厥世以副聖朝崇

按此下原本錯簡接寫純茂云云今校正

奬善人之意而為天下守忠義者之勸貼黄稱仁宗時館職石延年直講孫復身沒之後蒙官其子近日推恩吕誨包拯劉庠之子各任以職事天下感勸如介之後

宜在所録伏乞比類施行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官石師中

戊午門下省言三省得旨文字奏知劄子自來止是具事宜進入其間慮有節寫不圓或致漏落事件詔今後立定式様與録黄連黏在後入進新本削去十月十二日劉安世所言當參考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伏見監察御史闕員已久侍御史近有遷除復未補人竊以紀綱之地所當擇才耳目之官不可曠位況今寒畯待用者猶滯孤直已試者未旌宜加公選以副清議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早除侍

御史如吏令舉官亦乞檢會近制施行庶使中外知聖主開廣言路清明政事之意貼黄臣竊見近日翰林學士至兩省官准聖旨再同舉御史兩員欲乞朝廷先次選除以補員闕臣訪聞先朝擢為御史而中間以言忤大臣罷去者蓋多端良之士伏乞聖慈更加詳擇牽復任用以廣賢材之路舊録刪取肅言大略今全載之詔御史中丞舉官二員兩省諫議大夫以上未曾舉監察御史同舉二員以聞詔依舊録是日詔文彦博累乞致仕候中春施行此據

政目增入五年正月末范祖禹云云

左朝散郎李閌為都官郎中

庚申朝奉郎徐鐸為左朝奉郎正字　刑部言大理寺官舊條惟曾任外處官失入徒已上已决或失入死罪方不預選新條又添入任大理寺官失斷徒已上三人或死罪一人亦不在選限竊以大理日斷天下疑案雖備悉心力緣案牘既繁不無錯誤又況容有疑似輕重之間若因問難改斷亦為差失委是人數太窄竊慮精彊諳習之人偶以礙格不得預選有此未便欲乞於條

內改三人作五人改一人作二人從之　禮部言諸路
中請貢舉勑經義兼試詩賦進士及經義進士解額各
取五分竊慮兩科應者不齊拘定五分則似未盡乞行
均取看詳進士兩科試法不一舉人互有輕重難易之
論兼就試人數不定則解額難以均當終非通法不可
久行詔來年科塲以試畢舉人分數均取後一次科塲
其不兼詩賦人解額依元祐三年六月五日所降朝旨
如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

額三分之一已後並依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勑命考試進士分為四塲第一塲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塲律賦一首律詩一首第三塲試論一首第四塲問子史時務策三道以四塲通定去留高下内仍減時務策一道政目云來年科場以試畢舉人分數均取後一次不兼詩賦止三分已後依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條十二月十八日梁燾云云十月十八日蘇軾云云可考

辛酉御寶批訪聞近降指揮提舉提點集禧醴泉等處宫觀只許非時點檢官物月押簿歴外餘並鴻臚寺施

行令來提舉提點在京宮觀與提舉提點外處宮觀事體不同如非時行幸之類若凡百責辦鴻臚一司必致闕事兼恐經久難行可除減官吏并吏禄外餘並一切依舊

壬戌遼國遣使保安軍節度使蕭永誨長寧軍節度使耶律寬副使朝議大夫守祕書少監劉從誨廣州防禦使姚景初來賀正旦

癸亥中書省言提舉實録宰臣呂大防奏所修神宗皇

帝實録今來已成草卷緣未經編摩點對重複功力不少所有修撰已下官吏添給等欲依修仁宗皇帝實録例令依舊支破候寫進冊了當即行住支從之

甲子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曾肇知鄧州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肇資禀姦回趨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為邪説惑亂衆聽以至捭闔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補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

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搢紳之論固已不平到頼半年遽易帥路非特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燄凶慝小人浸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詔曾肇改知齊州改齊州在明年正月十一日今并書

是月宥州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多不耕作草地政目有此明年正月二十四日可考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臣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别無政事

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乆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廼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閒私議未嘗輙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錫睿聖纂承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内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

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為憂而不敢以位為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典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所戒則天下幸甚十二月八日與龍節先是給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今累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按此下原本錯

簡接寫裁減浮費云云今校正純茂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少有差失此實上天眷祐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也傳之太宗至于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三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内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年

始十歲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懔懔憂危萬端幸賴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来中外晏然北敵西藩無不順從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陛下所以報之唯在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為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宗之業發揚太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惟皇天祖宗饗祐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

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孟武伯問孝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為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

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無不延
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望
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
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無益聖體此臣之所甚
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
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
三歲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

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来所望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為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

臣聞仁宗未納后已前未嘗近幸後宫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宫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史興亡之戒未盡閲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宫盛色則賢者隠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

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若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惟繫一身損益實係天下治亂不可不謹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

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稱密旨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諫乃悉還之文宗末李孝本女入宫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之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委

權臣下紀綱壞亂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勉彊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饑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彊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聲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

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祖禹集乞進德愛身疏自云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

又上疏太皇太后曰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于今五年昧爽視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天下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

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治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乆遠之計慮也陛下内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甞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宫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

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最為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乳褓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也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

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惟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

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爲陛下言之伏惟陛下與
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飭保
傅令一以章惠爲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
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
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加止節女色爭進
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
乎臣竊觀皇帝天資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
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

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知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社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疏皆留中（祖禹集上太皇太后疏乞保護皇帝聖體自注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初劉安世呼牙媪為其兄嫂求乳母踰月無所得安世怒詰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緣内東門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驚曰汝言

益妄上未納后安有此媪具言內東門指揮令府司責
軍令狀無漏洩安世猶未之信任府司者適安世故人
亟以手簡問之答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論列他日呂大
防等奏事已將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謂曰劉安世有文
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
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
榻前閤內寢處宜無此老身又嘗究治果無之可說與
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對曰諫官例不與宰相相見太

皇太后曰然則當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見修實録臣每間日過實録院必見祖禹劉安世與祖禹同省臣當以聖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論列後宫進御事幷令大防諭止及祖禹得大防所傳聖旨即過安世具道之安世曰此事實繫聖德汚隆安世以諫名官何敢緘默純夫方侍經幄上所親信又豈得不言祖禹曰固嘗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傳聖旨盍具奏知萬有一為所紿悔其可追乎

安世乃奏曰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
密傳宰相大防閒德音諭臣以所謂後宫事實未嘗有
者稽首承命感怍交集臣歴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
色為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源
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
之産者猶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
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
不自愛自重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

擢置諫列使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大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陛下實未甞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廢諫官之職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進説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顧亦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學問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

祖禹奏曰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為吐瀉腹臟不安請假將理於二十七日叅假朝見至門下省見宰相吕大防

諭臣二十四日面奉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宫幸御無此事者臣自二十三日為病家居當日上皇帝䟽至二十四日吕大防令實録院吏語臣如入省即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太皇太后䟽緣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有聖旨所以吏入後来文字今日大防面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盡是虚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蒙宣諭令臣具悉臣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然臣所言皇帝進德愛

身所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也臣竊惟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嚮學涵育仁義臣侍經左右而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跡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臣蒙寬宥罪戾無任

恐懼喜幸之至伏縁聖旨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貼黄稱大防令臣諭與本省諫官臣退至門下後省已諭劉安世轉諭朱光庭訖其後章惇為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

罷幾死劉安世范祖禹論後宮乳母事事最大而實録都不載舊録不書固也新録又因舊録止於祖禹傳畧見之誠不可觧今以安世盡言集祖禹家傳及吳幵慢堂隨筆增修附之十二月末安世未嘗為講讀官劉景真託其父安世云職在經筵誤也景真謂安世為其兄嫂求乳母而吳幵云求從嫁婢當從景真又景真以府司録為章惇而吳幵以為曾鎮未知孰是今不復書其姓名吳幵又云安世既奏疏又入對面陳據安世集乞早補諫官疏云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凡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前此疏蓋五年正月末間所上其論乳母乃十二月事然則一冬止十月十二日面對耳吳幵所云蓋妄也祖禹稱朱光庭亦有疏論列而他書皆無所見當考今既刪取異論仍併録於後更須考詳范仲熊作其父祖禹家傳具載此事云劉公盡言集有兩劄子前劄子無月日後劄子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某至本廳云云亦別無當

時記錄文字據劉公之子景真追記云元祐中先人任左諫議大夫因為兄嫂求乳媪有牙儈王其姓者出入頗久令求訪踰月無所得遂呼前責之王謝曰已得一人方欲供呈聞禁中要乳媪十人遂取以塞責先人大罵曰此蓋妄耳上猶未納后安用此王又曰前日内東門指揮仍於府司錄廳取軍令狀不得漏洩偶府司錄是一故人章惇即飛數字詢之章亦不敢答簡只於紙尾批如所諭三字王媪之言既不妄遂因無故不御經筵抗疏論列其章留中一日宰相呂大防已下奏事訖將退太母宣諭相公且住近劉諫議有章疏論禁中求乳母事此人意則甚好但他不知耳非是官家要乃先帝有一二嬰乳公主也相公可諭劉諫議休入文字丞相對云自來執政無例見諫官令呼劉安世來宣諭聖意愈更張皇太母云却如何止得此人文字丞相進云令范祖禹見修國史與劉安世乃前後廳臣聞日一入史院視藁臣亦不敢見劉安世當令祖禹傳宣聖意太

母連云甚好先人一日在本廳忽報范給事來先人循例請更衣獻茶小史云給事穿執又遣人以常例傳語范公云請諫議亦穿執先人遽朝服而出才相見盡屏左右仍閉角門子揖先公躬身聽宣先人驚懼俯伏云早来延和殿宰臣面奉太皇太后陛下聖旨宣諭諫議所論禁中覔乳母事乃先帝一二小公主要更不須入文字先人再拜謝恩訖與范公坐因曰安世官居諫列職在經筵外議沸騰考之有據此事實係聖德之汚隆不敢緘黙如給事以經術侍帷幄最為上所親信莫須入一文字否范公云祖禹初不知當與諫議同入章也後云見説禁中甚畏公此䟽再舉之事如何先人云亦須道破給事已達聖意萬一呂相詐傳中旨將何取證范公以為然遂入後䟽景真所記如此然先公十二月二十三日上皇帝䟽二十五日上太母䟽蓋元祐諸公論事各不相知先公尤謹密不以語人景真止記劉公事耳至二十七日已有宣諭故先公第三章與劉公再

奏同日上也景真所記不及諸公又云早來宰臣面奏
聖旨以此知景真不得其詳劉公謂先公莫須入一文
字以此知先公初未嘗告劉公也又陳左司權所記劉
公之語劉公謂先公莫須入一文字先公云亦曾有一
文字此說恐近之吳幵慢堂隨筆云劉安世言元祐初
為左諫議大夫因嫁女呼牙媪欲買從嫁婢累呼不至
一日晚坐廳事媪忽至安世責之媪云累日在府司為
內東門要乳母早來方入了安世驚曰內中何故買乳
母時曾鎮任府司錄急寫數字問之鎮報云有之安世
章疏上言主上冲幼早近女色非所以延壽命之福也
太皇太后保佑不宜有此語甚切至一日入對復面陳
之宣仁曰兒在老身榻前閤子中寢處當無是事又明
日宣仁亦語宰相呂大防曰相公可留劉諫議來說與
老身究治並無此事令放心更不須入文字來大防奏
云諫官例不與宰相相見給事中范祖禹與安世同省
臣當傳陛下之旨使祖禹告之祖禹過安 世傳旨坐獻

恭安世曰純夫官侍從又在經筵此事莫也着理會否祖禹愧謝云亦上疏後紹聖中章惇蔡卞建言元祐大臣與宣仁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紹聖六年中書舍人任申先述其父伯雨言蔡卞疏乃謂當時禁中為高族雇乳母又云蹇序辰言章惇謂序辰曰哲宗紹聖初語惇云元祐初朕每夜只在宣仁寢處前閤中寢處宫嬪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者一日覺十人非尋常所用者移時又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章疏宣仁詰之劉安世言行錄云宣仁因安世工疏始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為劉氏也宣仁怒而撻之由是劉深怨望安世其後專寵孟后幽廢正位中闈是為昭懷皇后按他書未有即以此為昭懷者事當考言行錄維揚馬大年所編次也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愚嘗求當世之急務得導洛

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
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
山下舊来洛水至此流入于河後欲導洛以趨汴渠乃
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北攘其地
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通舟楫其實導河水以助
洛水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
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
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轉運司每干於朝廷朝

廷不得不為之應副竊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来上下習為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税屋之利恬然不以為慮而殊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汜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其患可勝言耶此其大可懼者是廿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

年以来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潰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盬淩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耳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前後之臣付之無牽

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諮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
繫國體願留宸念貼黄京岸舍屋最多以其背隅街面
居民不便於經紀往往不肯住賃即今十空五六京城
之外下至泗州葢造漸少每至一州縣或店鎮方有亦
不至多若行拆去雖是目下廢却所僦房錢却向去商
賈通行有所納税錢可以增補方商旅未行之時或至
數少久之大船重載入汴所得數倍之益竊聞今年指
揮閉口因此便可施行一面選委文武官一兩員熟舊

日汴口利害者相度來春撥口約度分數放水則雖未開展河道存留即令兩岸舍屋恐未至妨事亦乞委之相度洛口雖云經冬行運其實水淺易凍又置打凌兵士虛費錢糧終是饑凍逐年死亾極多每至凍合凌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淺船小載輕其害非一公私阻滯今遇開黄河閘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閘水已盡船復留滯此可見洛水淺澁無濟於行船也自興導洛司比舊汴口增使臣不少添埽兵甚多調發

急夫頻併結買梢草浩瀚人力困弊又其害之甚者臣又言臣近論奏汴洛利害乞復為汴口誠以廣武堤埽不足兼恃大河萬一不禦則首為京師之憂訪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来稍稍卧南此甚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也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

闊一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不但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田河尤為順便議者以為不獨孫村之功可成水勢既順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伏望睿慈斷以不疑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高下水勢利害先具圖說庶知臣言不妄紹聖三年正月十七日李仲送吏部仲嘗建議先復置汴口廢清汴故也仲云自置汴口到今十餘年按清汴始於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成於六月十七日自元豐二年至元祐三年凡十年仲云十餘年則當是四年年也梁燾乞依舊開汴口不知是何時燾云竊聞今年指揮閉口

因此便可施行又云牽動水勢於田河尤為順便紹聖三年正月十三日宋用臣云自元祐二年每冬深輙閉汴口按二年冬纛不在諫院三年冬亦不在諫院四年二月乃復為左諫議十月改中丞纛乞依舊開汴口當是四年冬為中丞時也纛又云去歲以來水勢卧南若開汴口既可牽動水勢於孫村修河尤為順便修孫村河四年正月罷之八月復置修河司然則纛云云必在四年冬令附年末更徐考之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言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元年八年之間不曾閉汴口然則閉口必在二年冬也更詳考之玉牒元祐五年十月癸巳導河水入汴玉牒有此他書并無曾布當云元祐欲廢清汴下河陽相度布時知河陽賴以不廢布自太原謫河陽在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自河陽改青州在十二月二日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一人斷大辟五千四百

五人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劉摯云仁宗即位之五年行冬會神宗即位之五年行元會今稽據之

澶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克懼卒

庚午詔温明州歲造船以六百隻為額淮南兩浙各三

百隻從戸部裁省浮費所之請也

丙子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近論奏乞罷裁減浮費所官局蓋以為此特戸部一事不當置局別領徒成傚倖無益政體朝廷雖有指揮遣放官吏風聞本局歲前尚有取索乃是宋肇違詔慢令為遷延之計其終必再有干求陰遂所欲訪聞肇之人品刻薄猥下專以諛從謟附為事前日差遣全由請託既急於進取又昧於大體凡所裁抑不究本末但以多目為數意在冐竊恩典殊失

拯弊之意滋為行事之害至於細碎煩猥搢紳傳以為笑上玷公朝臣實深惜伏望聖慈明察特賜指揮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除已支賜外更不推恩少為黠吏妄作之誡貼黄其裁減之意本為去浮冗之費抑僥倖之輩今來不可却資置局官吏貪冒之私朝廷既有支賜無名更與推恩如有夤縁陳乞伏望一切寢罷或已施行並乞追改庶全公道不招物議叢集自注云正月十日今從之

丁丑荆湖南路安撫使謝麟言邵州關峽城步真良等

處團峒元謀作過酋首楊晟進等四十三人投降詔等第補授奉職至軍將充江浙僻郡指使土軍將校隨處羈管　戶部言江湖監未有往外州縣般監管押法乞衡州茶陵安仁縣往潭州衡山縣般運並依監令郡官管押交割出賣從之新舊録同存此可見江湖賣鹽如故當考

己卯婕妤林氏薨贈貴儀二子俱偲

庚辰幸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大相國寺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

甲申戶部看詳浮費裁省事乞宗室緦麻親再娶身分合得財費房臥錢三分支一袒免親不支宗女係緦麻袒免親出適日依治平故事如臣庶之家止行聘禮增賜舊支房臥等錢其例物進財並罷從之舊録云改宗室嫁娶法非先帝制也新録削去改目裁省浮費所申宗室娶妻財費緦麻二千二百五十千袒免二百五十千再娶緦麻七分袒免全支今後緦麻三支一袒免不支嫁女罷賜婿家錢

御史中丞梁燾言尚書左選有本等人不就知州通判知縣負闕數多雖許權宜發遣須候過滿起請致常有積壓乞許以次等人

指射差注詔吏部相度以聞　詔應訴訟事屬樞密院者經樞密院從陳師錫請也師錫時任何官職本傳亦不詳當考

乙酉范祖禹言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於今累年受恩深厚無禆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

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
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
惟陛下裁赦其一曰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
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
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致大用未嘗少
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
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
高疾惡如讐姦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久領宮

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慊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来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

羣臣昔仁宗平生不怒惟是唐介彈文彦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别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其二曰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謂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

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姦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别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其三曰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

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葢以剛正嫉惡力排姦邪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其四曰臣

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録昔周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
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
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古之選臣先取
其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
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
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温良恭敬動有規矩給
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靜端

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
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閤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
丁亥詔徐王壻供奉官石㵸參班日免試并短使令後
親王壻準此新無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竊以朝廷治河
之意本為愛全生靈故不吝國力為之東流北流蓋其
利害相易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
至受患其役可緩也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
其備宜急也緩者猶可以歲月待急者不可以一日弛

也今傾半天下之力専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大可憂也臣竊恐此事陛下猶未知之陛下一以生靈為念豈爲西北之重輕耶但以河事為計畫問人謀之同異耶奈何將命之臣謹忽不同如此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水官不職此可痛治仰惟陛下至仁使能期贖以今歲之有功也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不得更致踈虞其人兵物料非受朝旨並不得那移應副庶使

二方之民均被惻隱之恩貼黄伏乞聖慈詳酌差李偉兼管勾北流埽岸庶使小人任責不敢作姦敗事仍令都水監常切提舉燾自注云正月元祐密疏有全奏末稱正月二十一日令從之

戊子録石介子師中為郊社齋郎從知樞密院事孫固門下侍郎劉摯尚書左丞韓忠彦之請也三人請在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詔京西路提刑司撥十二萬貫坊場名額付轉運司不用出賣條約從本司隨宜經畫資助歲用舊録云先是坊場舊以酬衙前折其重難而酬不如所費熈寧裁節衙前所費官酬其直以坊場官自出賣收其贏入常平以

錄後人及助歛散公私皆便自元祐初廼以隸提刑司至是又有是詔新錄辨曰出賣坊場之法元不曾改變乃因新隸而强為浮辭自先是以下七十二字合刪去

己丑戶部言諸路起發正綱及附搭官錢到京例皆少欠元豐公式令諸州解發金銀錢帛通判廳置薄每半年具解發物數及管押附載人姓名實封中省元祐勑誤有刪去合重修立從之　三省吏任永壽等以吏額祿文字了當推恩此據劉安世章附三月末政目二月二日三月二十六日可考

初文彥博起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是年九月劉摯王

嚴叟再上疏論韓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韓忠彥復上疏既批出付外踰三年莫有言者及賈易為殿中侍御史乃上疏曰臣聞聖主記人之功而不忘故忠臣勸而天下安是以賞一人而天下趨之者誠以不僭不濫而得之至當也則有紀於太常藏諸盟府燦然與日月齊光而傳之不朽又況有能為誕謾以誣亡歿而盜其勳業者哉恭惟仁宗皇帝聖德居位躋世隆平享年長久而繼嗣未立英宗皇帝歷數在躬龍潛藩邸天下歸仁而

位號未正韓琦忠義動金石精誠貫白日建言定策為宗廟萬世之福人神之所慶祐遠近率皆悅服故其生則位極台鼎死則配享廟廷神宗皇帝紹休聖緒緝熈帝業知琦有大勲勞於天下故尊寵異數褒嘉畫禮始終一意恩榮絶等猶以為未也又親撰其神道碑以兩朝定策元勲為之名昭示天下後世不刋之烈雖山河之誓無以加此世世忠臣義士孰不激揚而歎服不幸十數年之後有國子博士王同老上䟽自言其父堯臣

在仁宗朝嘗任參知政事於至和三年仁宗不豫罷朝七十餘日内外寒心堯臣與宰臣文彦博富弼數陳宗社大計求立英宗皇帝為嗣又率同列各求罷免必冀開納仁宗感悟許之彦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為嗣既而仁宗漸安事遂少緩其後韓琦卒因堯臣文彦博富弼論議緒餘決定大議又自言罷任趙州過北都彦博道及此事且曰彦博與先君及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於自發明故同老又言今惟文彦博富弼同

知此事本末所有先臣親筆撰立英宗皇帝為嗣制草及劉子草本共三道謹緝綴封進於是神宗皇帝因文彦博入對詔問其事令作文字進呈彦博劉子言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仁宗聖體康寧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壓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於宮中者堯臣以指書案作下貫字臣等各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得請此

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云沆欲
袖紙筆於上前親書翌日於垂拱殿臣等四人具奏春
中服藥内外人情非常憂恐葢謂儲副未立仍引西漢
故事人主初即位即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仁
宗淵默寡言欣然嘉奬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朕更
熟思之臣等再三論奏乃曰知子莫如父嘗選賢者育
於宫中計無易此仁宗雖淵默而首肯之是日晩臣等
再聚議謂翌日必得旨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

堯臣歸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既登對復申前請堯臣越次而奏曰願陛下早定此意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臣等既得此意旨謂無疑矣是年八月乙召韓琦充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仁宗寄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府堯臣尋卒竊尋同老之言謂仁宗不豫七十餘日内外寒心堯臣與文彦博富弼求立英宗皇帝為嗣又率同列求罷免仁宗感悟許之彦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為嗣而

仁宗漸安遂少緩彥博則言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聖體康寧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因問堯臣又得賢嗣之言堯臣以指書案作英宗藩邸舊名翌日臣等具奏以時立嗣仁宗欣然嘉奬臣等再三論奏嘗選賢者育於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首肯之退令堯臣密作詔意翌日復申前請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是詋與同老之言前後牴牾自相矛楯灼然易見兼詳彥博所陳則仁宗未嘗拒

而不納何因堯臣率同列求罷免以必冀開納此固不可信者一也又所草詔意將有待於得請而進呈以行也彦博言仁宗云朕意已定矣同老亦云仁宗感悟許之則彦博堯臣等何為不奏知已草詔意乞遂行之此固不可信者二也且建請立宗室為皇嗣天下之事無大於此者其危疑機會間不容髪肯容大臣方共謀議已竊草詔命而藏之私家殆如兒戲此固不可信者三也又四月建請而仁宗言朕意已定彦博所言臣等得

此意旨謂無疑矣何至八月乙召韓琦為樞密使欲當

重事而繼有議論直至彥博補外堯臣身死而竟無定

議則所謂仁宗欣然嘉奬朕意已定者皆為何事耶此

固不可信者四也同老又言道過北都彥博語及堯臣

忠義乃言與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於自發明

推迹此言恐涉相期附會之意此固不可信者五也又

富弼於治平中辭免進官表云竊聞制詞叙述陛下即

位時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

嘗議建儲以此為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請於陛下則如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如弼此言則何有至和三年與堯臣彦博堅請立英宗皇帝為嗣之事此固不可信者六也又韓琦初作宰相日有劉子言近歲以來内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繫心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摧以為嗣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

行之然兹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觀琦此奏方以擇宗室為嗣且言如已得其人望宣示而行之則至和中决無定議明矣同老乃以琦讒挹不自有其功謂聖意先定遂取以為其父之功何其不仁之甚狂妄之極耶又李清臣狀琦之行曰仁宗春秋髙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公數乘間乞選立皇子他日復進曰惟萬世之

業不可不慮臣備位冢宰忠所以報陛下為無窮計宜莫先此上顧曰後宫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立弟子定陶王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乎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葢其沉遠詳

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且名未正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得揺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乗明堂大禮前亟立為皇子又召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由此觀之堯臣輙草詔意藏之私家以天下大事為兒戲然豈亦嘗竊議而妄作之終不敢建言而死故其遺藁雖在亦何足為功但足彰其愚妄之罪爾用此欲以掩琦之大勲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况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可欺耶加以神考

聖作之碑最著於天下其略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為憂大臣顧避莫敢為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他日又言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陛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懇辭不就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竊憂之帝悟遂立為皇子由此論之謂因堯臣論議緒餘決定大議者妄也又太常

謚議謂琦素藴忠義尊立明聖固天下之本延生民之
命顧大臣所不敢議而身先之彦博自為祭琦之文亦
曰正朝廷於指顧定社稷於須㬰然則琦之殊勲偉烈
雖平勃霍光不足比倫而堯臣碌碌備位之人曾何足
算顧足預於此乎若夫包拯范鎮司馬光呂誨王陶則
皆能抗論激切以天下為憂包拯則曰方今大務惟根
本一事根本若固則枝葉之患何恤呂誨則曰周爰忠
讜審擇宫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范鎮則曰太祖捨其

子而立太宗陛下宜擇宗室賢者以繫天下人心司馬光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之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慮哉况今亦未使之正東宫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係遠近之心王陶則曰去歲陛下發德音稽故事擇宗室使知宗正寺厥後成命稍稽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是

數人者則皆憂國忘身攄意敢言之人其言則著聞於世非如同老所訟堯臣私竊計議而未嘗敢發之事安欲希覬恩賞而欺誣白日者也臣昔在疎遠傳聞同老之疏與朝廷褒稱之詔以為堯臣真有援立之功而韓琦定策乃為緒餘之論臣於是時竊懷憤懣深歎真主在上而小人詐險得行自傷其身卑賤無路叩閽瀝裂肝膽以明大義因往來四方搜採公忠信實之言以質其真偽前後所得詔勅碑誌表狀書疏傳記謚議祭文

等凡二十餘篇參考本末可謂詳矣今備數言路稔聞史臣論撰先帝實錄未能决議者在此一事夫信史之作垂訓萬世苟史臣顧避不敢建明是非而並載方册傳疑於後恐不足為一代之典其體不輕臣是以敢觸冒仇怨援據實理陳天下之公言非特發韓琦千載之忠實憤懣誠欲敬述仁宗與子之盛德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聖謀如皦日麗天後世無敢竊議而獻疑者臣雖隕身死無所恨伏望聖慈深賜省覽推

春秋善善之法明詔史臣直筆無隱以伸正論天下幸
甚貼黄稱同老碌碌庸人見利忘義固不足責所可惜
者韓琦於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載之遇故以身任天下
獨建大議援立聖明以安社稷垂福無疆聲名事業近
古未有一旦無根横議攘而取之虧忠義之實悖廉遜
之風所損豈小哉且君子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
名臣竊傷一代名臣其志與名皆遭掩蔽是以剖心析
肝終究其説使賢德晦而復明公議缺而復著誠有補

於仁聖之治伏乞哀憐幸察又稱議者謂韓忠彦方在政府而臣論辯其父勲勞恐招附會之言無乃避其形跡為是乎臣則以謂不然葢天下公義為之標的若謂忠彦形跡可避孰與文彦博位勢極人臣之貴乎夫天下以為忠義之事人有盜而揜之者忠義之人所當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惟恐白之不早使規規小嫌是畏而為自全之計是公朝無敢言之士也恭惟太皇太后仁聖聰明如韓琦定策大事必聞知最詳伏望濬發德音宣

示史臣俾直筆傳信為萬世法豈不盡善盡美哉臣不勝昧死祈天之至又稱范鎮凡十餘疏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後呂誨司馬光之言皆在嘉祐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後果如王同老所陳已有定議則此數人何為激切開陳如此之至耶尤足驗其狂妄不實陛下纂承大寶實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與子之意而蔡確輩尚敢希冀盜取定策之名蓋其竊迹有自來矣不可不察也國史今已垂成若不早賜降出臣此疏使之決疑傳

信則恐他時不免追改其事不細所宜深慮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諭曰韓琦定策功甚詳悉在仁宗朝無敢言此事者惟韓琦一人言之忠彥即稱謝簾前劉摯因請檢元祐初摯與王巖叟三疏悉付實錄院從之或曰易等為此蓋傅會忠彥攻彥博也彥博由是不安於位尋罷去云 舊錄云先帝明彥博等功而琦功蓋不廢至書其碑額曰兩朝定策元勲易詆先帝之詔欲傅會忠彥也蘇轍龍川別志云嘉祐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為宗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即言之諸公諸公亦稍知之乃定議

草奏書即欲立之而上疾有瘳即止堯臣私收奏本從韓公當國羣臣相繼乞選立宗子乃定立十三使為皇子及仁宗晏駕皇子踐阼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為首及元豐末堯臣子同老上書繳進元奏時諸公惟富文忠富公歸老於洛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皆被賞而韓氏子惡分其功辯之不已文公之罷平章軍國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於諸公則始於堯臣而其為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按仁宗始不豫乃至和三年尋改嘉祐元年轍稱二年誤也又此時韓琦在相州轍稱宰相亦誤也文彥博私記云初先帝既下褒顯之詔有云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又宰相王珪贈彥博詩有功業迥高嘉祐末之句實叙上語韓氏子孫故吏始大切齒後忠彥自高陽入為給事中數進見陳其父勳又言其初不知有至和之議殆同老輩造為之耳據同老奏狀叙琦之言則前議固已知之帝嘗

謂丙吉霍光之事前後兩不相揜而堯臣手蹟在前不容有偽忠彥詐不已先帝察其意大望不過自欲求進非為父勳之不明也遂自給事中超拜禮部尚書王珪以謂還之太峻前無此例蔡確獨左右之帝曰此特以其父故不可為例也故訓辭專以父勳為言方且覬大用矣明年先帝登遐而元祐初劉摯王巖叟皆在言路皆琦之門人故吏琦治平中薦摯館職又忠彥常舉摯自代巖叟久從琦辟在幕府父子皆出琦門忠彥與其子治又使巖叟與摯累疏中琦定策之勳力詆同老之妄乞付史官備書其事屈公論以報私恩結朋黨以欺聖聽其跡如此未幾忠彥遷職出帥定武內懷怏怏將行復上書自列歲餘召還止緣勳閥以致大用御史賈易復承望忠彥風旨附會摯與巖叟之論更唱迭和以是為非誣欺先帝之聖韜蔽惑二聖之聰明蓋韓氏門人孫貢孫貢黃州人字公素喻風旨於易并錄忠彥摯巖叟之疏與之使言仍同草疏故易所敘與忠彥之奏

一一符同韓琦書疏詔諭獨藏琦家又王同老丈彥博
奏狀等盡在史院并至和議論迨今三十餘年他人無
得知之而易何從而盡得之乃責録於韓氏而與之耳
此宰執而下中外士人所共知也特以朋黨方盛莫敢
言者易疏言六不可信摯與巖叟之論大抵以同老所
進詔草為不實文彥博附會同老以掩琦之功烈也至
易疏出外忠彥遂自陳稱謝於簾前又摯奏請檢出元
祐摯與巖叟二疏盡付實録令書其事相為表裏欺罔
之跡如此易言久在江湖間熟聞其事每懷忠憤今始
得言之且易前為諫官歲餘既詳知之自可言矣豈可
直至再為御史忠彥執政方遂論列則朋附之跡自明
言在江湖間聞其事者乃欲避孫貴陰受風旨之跡又
言今忠彥方執政而臣論其父勳涉於附會之謗孰若
文彥博爵位極人臣之貴乎使琦勳烈得明雖死無所
恨何嫌疑之足避易為此言巧欲蓋其附會而姦狀愈
明其無所忌憚罔上如此且琦之勳烈英祖神宗褒大

顯著炳然共明未嘗掩蔽固無待易等言之則獨出於附會執政非為琦發也若使韓氏子孫零落不振朝廷不錄其勳則易為之言可矣今韓氏果如何哉為琦門人故吏者當以義報知己為子孫者當揚先父之美可交利冒進誣詆宗廟上欺二聖而自謂論報舊恩發揚先德乎使琦有知當媿地下故先帝嘗謂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也易又引蔡確自稱社稷之臣盜定策之名以謂其竊迹有自而來蓋由彥博等竊琦之勳故其流及此易之此論尤為可駭則是彥博之罪大於確矣且彥博未嘗自言此事以為已功也先帝亦未嘗掩琦之勳嘗曰正如丙吉霍光各不相揜至和嘉祐之事前後相成無相奪也蓋先帝不獨賞彥博等能建議定策之為難而特以有功不言之為難故聖意具載於詩詔中以為希世之高行也易乃引確之事以為罪首其說尤為險怪蓋欲巧發以中上意而入其姦言耳緣中丞梁燾琦舉館職諫議大夫劉安世父子皆琦與忠彥幕客合

為一黨牢不可破上下相應邪說得行無敢辯者責既
通道而嚴叟出力助之又方御史闕員論者謂易為此
冀得其處疏方出盛傳易旦夕必有除命不意江東部
吏知饒州鄱陽縣梅昌宗之子談以易在江東挾私怨
掘拾其父罪方煅煉猶未竟談詣登聞訴其父冤且條
上易姦私醜穢之狀十餘事乞辯正其跡甚明奏既付
外而所附執政者出死力以左右之格談奏不下卒平
其事言路無一人請治之者其交結姦罔如此此緣忠彥
既由舊勳內挾中宮之援外有間附之衆去年六月元
祐四年六月七日遂致大用七月其弟復尚公主未幾
諫官范祖禹吳安詩等言祖宗故事戚里宗室不許執
政今忠彥弟既尚主宜如故事此本朝至公之大法也
恐自此啓倒壞法則宰執得以交通宮掖非朝廷之福
聖意方許候進財畢而安世嚴叟輩出力庇之至九月
明堂畢范吳等再欲論列而忠彥陰與摯先是移罷此
二人諫職其姦私如此既而忠彥終以親嫌故事不自

安故又使貴等交通言者稱揚父勲為已之地以固權位易所以亟有此舉且言路乃二聖耳目之官而遂為執政鷹犬之用顯為大臣論列然則御史之設專為是乎彦博方任師傅易指為罔上冒賞之人朝廷既不白其是非又付之史官以為可信彦博前日不言今日不辯誠無所愧然而朋黨之論上詆祖宗之聖德以制詔為不實謂先朝為過舉恐非聖時所宜有也又非所以彰二聖之聰明示天下以孝治兹事甚大誠係國體唐李德裕貶制曰恭惟元和實録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蹟為私門之令猷正如今日之事豈可使一代信史肆自改易使傳疑於後世兩朝聖作擅加詆議侮滅為不足憑以狥朋蔽之私而為交利之地乎況自古聖賢不以立君為功葢天命所在非由人力故介推有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之論仁宗盛年無子養英宗於禁中親付大器大臣遭際此事奉行而已何名為定策乎雖使英廟未為儲嗣而值仁宗上僊中外

屬望之久慈聖之意已定則知神器固有歸矣恐不假琦之力也私記不知誰作稱去年六月忠彥遂致大用則作此時蓋五年彥博罷平章軍國重事後也語多激訐必不出彥博之手蓋其子孫或門生故吏輩為之耳先帝謂如此恐非韓琦之意當檢御史方闕員論者謂易奏此疏冀得其處疏方出盛傳易旦夕必有除命會梅談訟之案易除殿中侍御史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其奏此疏時任御史久矣稱易冀得御史誤又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蘇轍除中丞易即請回避改度支郎官及禮部郎官又改國子司業旋出為淮東憲稱易旦夕必有除命若謂超遷它官則可若御史則易固在中也此言亦恐誤今不取梁燾行狀云御史賈易進呈劄子言嘉祐策立天下著聞功在韓琦他人豈得乘時妄意邀取宣讀次簾中感傷之燾曰琦不獨嘉祐之功又有治平預建大計之忠太皇必記其事太皇曰記得當時只說有韓琦一人仁祖見英宗便曾宣諭功在韓琦後來

慈聖光獻太后亦對神宗備說本末子細壽對曰惟正人能成大功業壽與易益共攻文彦博者今附見候考

陳天倪作頻瀆語錄載蘇轍云仁廟至和末富公潞公王文忠公堯臣皆在朝一日仁廟服藥而皇嗣未立執政等憂之時王文忠公嘗與富公潞公等議請立英宗為皇嗣事未上而仁廟已勿藥遂絕口不敢道中外無有知者嘉祐間魏公作相英廟入為皇嗣及即位則首尾皆魏公了之至元豐初文忠公之子同老言於朝明其父至和之末與富潞二公嘗議請立皇嗣事議既定而未發今遺稿則存以二公為證時富公在南京潞公留守北都是年秋大享明堂神廟有詔令二公入陪祠事既畢令登對遂以同老事問潞公公具道其事問富公云不知神廟亦弗能強之也有詔令潞公留守西京加太尉寵遇甚厚而富公之意不欲於不分曉處受朝廷恩賞終不肯言亦退居洛不復與潞公相見時潞公作耆英會置酒於富公之第及會當富公但送羊酒而

已益鄙之也然援立之功歸之潞公則前日魏公一齒恩例亦當奪去時神考但兩平之因言王旦指及潞公晚節嘗為惜之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王同老事見元豐三年閏九月此時富弼致仕久矣弼致仕即居西京未嘗在南京是年明堂文彦博自北京入覲弼亦未嘗赴闕也陳天倪所錄差誤又與龍川別志不合志不足據也姑存之

御史中丞梁燾兼侍讀燾再辭免從之再辭免得請在二月十二日今并書

燾嘗奏疏曰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堯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修身之謂也九族既睦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后可以奉天享國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

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必由聖學乎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恭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恭學之在身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正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熟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辯歷

代之蹟無惜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臣又願陛下萬幾之暇留思經筵講讀臣僚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造次不忘古訓博厚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又奏疏太皇太后曰臣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於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

天下矣陛下鍾愛皇帝如此其至然特爲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若教之以大愛者在成其聖德爾成德者其必由學也仰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爲皇帝冲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人君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則爲童子在天子則爲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責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亦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之義謂七八之數陰陽備而志

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早開經筵名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遴選茂俊之人以誘掖誦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興寢服勤道義為聰明睿知之助疏遠紛華為康寧壽考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

然至於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內聖神之望不貽
宸衷逸豫之憂蒙成靜治為太平之眞主焉然則陛下
他日退託深宮還辟自處則保護之慈有始有卒佑我
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誠清衷素所屬
念者臣敢妄論以發之亦惟陛下亟行而無疑非獨臣
之願乃天下之願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勝惓
惓盡節之至是月己丑二十三日命燾兼侍讀而燾卒
不受命聽辭在二月十六日今并書之燾二蹟無日月疏稱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則當附

正月因燾辭侍讀即見於此

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言累行指揮分畫地界官遵依朝旨堅執商量如西人要依綏德城體例修置堡鋪未審許與不許本司方圓商議樞密院同三省奏昨綏德城分界日御前處分須打量足二十里如約不可令就地形任意出縮三二里地不計恩威輕重但朝廷所堅守不易者約故也其堡障宜自擇地修築後來已於二十里起立界堠即無十里外作兩不耕地十里內修建堡鋪指揮今若指定十里內修築堡鋪

及分生熟地即不惟不依綏州體例兼於已牒過西界
相照接連取直為界事理相戾又元約分畫疆界以二
十里為定卓立封堠者為分別漢蕃界至界堠內地即
漢人所守界堠外地即夏國自占其彼此修築堡鋪各
於界內取水泉地利為便豈可更展遠近所以前來綏
州城外堡有十八里或只有八九里處夏國堡鋪亦去
所立封堠自便修築既各不侵出封堠之外即是並為
本界不可別生事端害講和之意詔禹於二十里相照

接連取直為界卓立封堠其堡鋪或相度於界堠内三五里擇穩便有水泉去處占據地利修建即不得分立兩不耕地去年十二月末政目云宥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兩不耕作草地詔河東路經略使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曾布特降一官管勾麟府軍馬趙宗本特追兩官勒停知麟州王景仁通判魏緡罰金有差並衝替同簽軍馬司事折克行贖金以本路將官宋整實病而攝入禁觸階而死故有是責中書舍人王巖叟言布任元帥所宜與諸將同安樂共

患難者也失其歡心且不可况致之抱寃而死乎昨陛
下以河東全道之師屬曾布使護諸將以當一面所以
寄託者重矣而布驕簡自居喜怒隨意蔽於讒諂不究
下情將官宋整實有病狀而不加恤偏信趙宗本挾怨
之言按整以罪整以將兵為麟府私占申乞遣還乃是
整能謹職事布復偏信宗本狥私之說判收不問整既
下不得伸於本州上不得伸於本帥非辜係獄寃憤不
勝遂觸階而死按整堂有母室有妻儻非甚寃寧肯輕

死此陛下可察也將佐致此不知安用帥臣若不重行竄黜恐無以慰生者之恨平死者之寃今雖降官不害為帥陛下推此考布尚可以統御諸將當帥臣之寄乎伏望聖慈特令黜職降郡稍正典刑以示陛下重人命惜士心之意於四方臣不勝幸甚所有布降官告詞臣未敢行貼黄稱臣聞河東諸將自宋整以寃死無不歸罪於其帥日望朝廷為平其寃今不重黜布無以慰軍心激士氣惟陛下深察詔徙布知河陽曾布年譜五年三月以在太原

日武人宋整有罪當逮自殺坐奪一官徙知河陽布責河陽舊錄於此并書且云其後中書舍人王巖叟云云按巖叟不肯草詞蓋即命下之日也今削去其後字仍附梁燾言政目月日差錯當考布日錄紹聖三年五月戊申云云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竊聞河東轉運司差官勘到將官宋整觸石身死事朝廷次第行遣誠有意懲惡惟曾布責輕未服公議衆謂孟州為大鎮附近京師學士清班侍從上列皆非罪人所當得之布徇私挾怒妄起大獄趙宗本王景仁刼於帥臣威令事非出己今宗本景仁已被重責而布獨僥倖優游如此是帥臣得以喜

怒髙下其心壞亂國法輕殘人命茍為快意而無所忌憚非所以制罰之平而為天下之公也臣實為朝廷惜之欲乞聖慈詳酌特賜指揮削布近職與遠小一郡使之循省以示懲勸　御史臺閤門言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忌辰於天興殿西掖庫屋設位行禮從之四后皆祖宗正后神宗升祔太廟而景靈未及享故也_{政目云四}后忌辰移就景靈西掖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頤素藴學行嘗為邇英講官今

其父亡窘於襄事伏望特賜矜憫優其賻恤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相繼有請詔賜絹二百匹下所屬葬日量行應副（舊録珦傳云子顥顒行怪學僻為司馬光等所知新録削去改云二子皆為名儒）詔品官及諸軍舊有銅及鍮石腰帶軍器鞍轡并賜物古器佛道像鐘磬婦人首飾之類許存留外餘並賣入官（元年四月十八日朱光庭云云政目二十四日立銅鍮禁）詔親王女郡主遇大禮許蔭親屬一人奏所生子與右班殿直兩遇奏子或孫與奉職即奏子孫若回授與外服親之夫

及夫之有服有官者轉一官不得轉升朝官選一人循一資白身者期以下親與借職以徐王府長女京兆郡主申請故有是詔

辛卯詔召募押綱官員到吏部日會所屬合與差遣方與差注以戶部言大名冠氏尉趙峋押錢綱有欠乞追改已注官故也

壬辰神宗第九女嘉國長公主薨

甲午詔趙槩神道碑以忠純為額　戶部言前任利州

路轉運判官韋驤奏元豐中梓州轉運司請止絶閬州棧門鹽井及創開井恐侵本路鹽課致本州虧減課額乞驗實如委鹹脉窶淡許棧門及創開别井煎輸從之
尚書省言諸路府界每上下半年奏到賊盜數刑部通前五年已未獲人比較增減多者劾之詔刑部自元祐四年下半年為首比較奏聞仍狀前列旁通圖　給事中兼侍讀范祖禹言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彥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

惟是得解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為彥博身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彥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州之亂名聞遠方英宗神宗時為樞密相八九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葢藉其威名宿望以為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彥博之名以為在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彥博雖老精

力尚强卧置京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二方必懐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彦博在朝非謂日日有用葢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耳當先帝之時足以容彦博閑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於國之典法也葢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累朝之事所知尤勝他人况其别有所補哉今舊老惟彦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

朝者皆是後進無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聞陛下許彥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彥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貴老尊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人心所得實多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然臣職在侍從苟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聖意更賜裁擇其劄子仍乞留中 據范祖禹集自注劄

子云五年正月上然所稱降詔俟中春從彥博之請却未見即政目云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彥博乞致仕

奉聖旨中
春施行也　宥州牒除塞門屈曲分畫其餘比接諸城
取直畫定其間地土雖甚闊遠亦割屬漢政目正月末事但板數差
錯恐是三月末事今兩
存之三月十八日可考